

芬芳
一叶

古代文人的 植树情结

◎孙同林

惊蛰前后,风和日丽,正是一年植树的好时节。历代文人墨客也留下了许多与植树有关的诗篇。

陶渊明爱柳。他在田园泽边种上许多柳树,并留下了不少传世诗句: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”“荣荣窗下兰,密密堂前柳”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”等等。他还在住房前种了五棵柳树,自号“五柳先生”。

柳宗元爱种树。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,动员并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,种树种菜,鼓励发展生产。在柳宗元的努力下,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幅度增加,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。柳宗元在重视植树造林的同时,十分注重城市美化,他虽然身体不好,却坚持参加植树活动。他在柳江边大种柳树,还写了一篇充满“柳”字的“柳戏诗”:
“柳州柳刺史,种柳柳江边。谈笑为故事,推移成昔年。”成为美谈。

白居易堪称是一位“种树迷”,他做过多处地方官,每到一处,就要在那里种树。任忠州刺史时,白居易自己掏钱买来花树,率领童仆们在城东坡上挖沟引水,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,绿化荒山,改善环境,劳动其中,陶醉其中。他的《东坡种花二首》诗生动地记载了这件事:“持钱买花树,城东坡上栽。但购有花者,不限桃杏梅。百果参杂种,干枝次第开。”在他的诗中,常能见到一些有关植树养花的诗句:“手栽两松树,聊以当嘉宾”“白头种松桂,早晚见成林”。

苏轼年少时就爱种树,他年年栽植松树,从不间断。他在自己读书的山坡上栽下数万株松树,并在《戏作种松》诗中写道:“我昔少年日,种松满东冈。”在多年的种树经历中,苏轼掌握了丰富的种树技术,不少人前来向他讨教种树经验,他甚至留下一套“东坡种松法”。苏轼任杭州知州时,在西湖筑堤“植芙蓉,杨柳其上,望之如画图”,成为西湖十景之一的“苏堤春晓”。谪居黄州时,苏轼筑成东坡雪堂,周围栽种柳、桑、竹、枣、栗等树,并写诗云:“去年东坡拾瓦砾,自种黄桑三百尺。”

古代文人常常将自己的爱树种树经历和感情写进诗中,如杜甫爱桃、竹,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“红入桃花嫩,青归柳叶新”“平生憩息地,必种数竿竹”。据史料记载,因战乱杜甫流浪至四川成都浣花溪时,向驻地熟人讨要桃树苗栽种,写下了“奉乞桃栽一百根,春前为送浣花村”的诗句。

古代文人有着深厚饱满的爱树和植树情结,在古诗文里植树,植出春意盎然,诗文里的树木,棵棵都是那样的茁壮。种树,种下了绿色、种下了美好,也种下了理想和希望。



唤醒春天

◎章兵

鲲女草书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见信好。这几日春天已到来,午后鸭川沿岸坐满了晒太阳的人,梅花将至盛极,家中瑞香也开了。春光流逝极速,不小心就耽误了回信。近年本土学者创作的历史学普及读物很多,精彩的有不少。我们虽没有这种书写传统,但如今从业者群体扩大,加之海外汉学日益萧条,想必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自产自销。

之前翻薛绍徽(1866—1911)的《黛韵楼诗集》,见1904年有一首《东海女史草书歌》,题注曰:

女史名鲲,日本西京人,十岁能作擘窠大字。道光时,其国仁孝天王天保之末召见便殿,试书法。女史方十二龄,不欲事官禁,翻墨污纸上,忤旨放归。及长,归士人而寡,遗一女,作海棠颠然。女史书法倾通国,到门求书者户为穿,赖润笔糊口。绎如夫子入西京时,见女史已五十馀岁,白发皤然,能笔谈其前朝遗事。赠绎如草书一幅,风流婉约,大有公孙大娘剑器飞舞之妙。余爱而藏之,近始揭表,因系以歌。

提到京都过去的女性书家,我只知道为真如堂题写匾额的理丰女王(1672—1745),是后西天皇的第十一皇女,11岁入宝镜寺出家,后来成为宝镜寺住持,曾跟随狩野周信学画。今宝镜寺藏有理丰女王自画

像,作禅门装束,僧衣遍绘象征皇室身份的菊纹,笔致极称精细典雅。这位鲲女的身份没有这般尊贵,文化十四年(1817),她生于越后国岩船郡山边里(今新潟县村上),本姓稻叶,父觉世为地方普通医生。鲲女名爱,因喜《庄子》典故,又名鲲,号东海女史。自幼热爱书法,文政五年(1822),随父母来江户,后至京都,从智积院僧人道本学书。光格上皇闻其名,特许觐见,并赐酒杯。鲲女游历各地,后至大阪,天保三年(1832)嫁给秋田藩商人岗村与七。明治二十一年(1888)一月病歿于大阪。赖山阳《山阳遗稿》卷一有《阿鲲草书词》(1826),题注云:

东海女子阿鲲,九岁善草书,从父来游平安,诸王摄籀往往召观,遂抵上皇御览,赏赐禁窑酒杯灯。其父索诗记荣,作为小词五阙与之。

诗虽不好,但妙在有记事的几句,比如第四首“纤纤五指走秋蛇,赏赐磁杯玉绝瑕。天泽和爽堪润笔,中描十六瓣黄花”,说的是上皇赏赐禁中器物,都绘有专属皇室的十六瓣菊花纹。鲲女存世草书作品中,有“东海鲲女九岁”的落款,理论上说正是鲲女名扬京都、赖山阳应稻叶觉世之请为其作诗的前一年所书。有意思的是,幕末浮世绘师溪斋英泉的《契情道中爽婁》系列中有一幅,画面左侧的屏风上是草书“明

知华月无情雨”,落款赫然是“东海鲲女九岁”,足见她的书法曾经流传甚广。而父母带着天才少女游历各地博名,若在儒者之家,肯定是无法想象的事。由此可见鲲女出身市井,并不太受儒家礼法约束。

鲲女觐见光格上皇在文政九年(1826),当时是仁孝天皇在位,薛绍徽题记中的“天保之末”应为“文政之末”。不过故意翻墨污纸的故事,却不见日本文献记载,不知所本为何。“遗一女”的信息亦不见于日本文献。薛绍徽丈夫陈寿彭访日在光緒九年(1883)至十一年(1885)间,当时鲲女年近七旬,所谓“五十馀岁”应是讹传。维新以降,曾高度依赖秋田藩财政的岗村与七失去收入来源,经济困窘,鲲女只好鬻字为生。赠陈寿彭书法,大概就像以前跟你说过的野口小蘋那样,出于社交需要与清国读书人往来。关于鲲女晚年的情形,日方资料几乎空白。这首在她身后由异国女性写下的诗,却意外地留下了她暮年的余晖一缕。

前几年,友人林哲夫先生在旧书店偶然买得一把草书折扇,只是觉得书法俊秀,后来发现钤印竟是“鲲女”,早已被遗忘的女性书家就以这样的方式与人重逢了。

松如

癸卯惊蛰

看见

◎朱朱

高妹到澳洲的第一个周末就遇上了大游行,把CBD附近的主干道堵了个水泄不通。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庆祝同性恋狂欢节,虽然没有近距离瞧见那些身披彩虹条的狂欢者,但也着实见识了异域的闹腾劲儿。悉尼虽是大城市,但跟魔都真的没法儿比,晚上店铺很早就打烊了,仿佛店家都淡定得很,不愁没钱赚。公寓附近的夜晚很安静,但到了周末却变了张脸,一直闹到凌晨。

因为靠近唐人街,所以吃饭也不麻烦,只是价钱贵得离谱,中餐是西餐的好几倍。更令人好笑的是,

国内的店铺招牌总觉得要拽点英文才显得时髦,而悉尼的街头,凡是华人开的餐厅,都会认认真真写上汉语拼音。高妹说自从小学毕业以后,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密集地看到拼音了。

前两天,大黄在微信上跟我神叨叨地说见到了澳门特首,为了握手差点儿挤成肉饼。她自从离了婚没有了糟心的男人和繁杂的婆媳关系,朋友圈完全换了画风,一直在马不停蹄从浙江一路南下到福建再到泰国、澳门、香港,一边看景一边做生意,人变得又瘦又美,什么衣服上

身都特别有范儿,钱袋较前两年也丰腴了许多。

从前有很多电视节目都跟看见有关,想想那句世界真奇妙的说辞已经是20世纪的事儿了,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朋友圈,也没有公众号,微博刚刚兴起,人们的见识来源远不如现在多元化,那种看见的背后虽还是带有个人观点,但也着实满足了人们渴望的心理。人类一直追求看见更多的世界,无非是为了挣脱当下的桎梏,即便最终仍旧回到原处,内心里已变得宽广丰富,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下的生活。

京都
通信心窗
片羽